

Menu

- ▶ 媒体报道
- ▶ 口述回忆
- ▶ 老兵图像
- ▶ 访谈视频

陈根木：11年战争生涯

🕒 2018年02月27日 21:23 👤 Joyue-Chang



讲述：陈根木 整理：张海滨

陈根木，1924年出生，东阳马宅镇徐宅村山坞自然村人。1943年，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去当兵，被派到江西，编入第25军。此后，陈根木度过了11年的当兵岁月，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.....

当壮丁挑盐到江西，很多人死在途中

小时候，我家很穷，11岁就给别人家放牛，长大点了就去当长工。1943年12月，我20岁，正给别人家当长工，国民党来抓壮丁，保长就找到了我。我是保长陪到干祥送兵的师管区去的，那时候一般抽壮丁都是绑去的，我没有绑过，因为我也不会逃。

到干祥集中后，就由师管区的人带到江西上饶，那里有专门接收壮丁的部队。当时，江西缺盐，我们在缙云的时候，送兵的人就让我们这些壮丁挑盐到江西去卖。

我们两个班，一个班的人挑盐，一个班的人挑米。挑米的人运气，挑的过程中可以抓一把米藏在袋里，偷偷吃，挑盐的就可怜了。当时很腐败，当官的，甚至是伙夫都一样，只要有机会捞，就会捞。伙夫去洗米时，都是偷偷藏一些米下来的。层层剥削下，我们当兵的都吃不饱。

按规定是每人每天25两（16两一斤）的米，可发到手上只有8两，个个饿得不行。我是挑盐的，只好抓点盐吃，口渴，走路时看到路边有水，想舀一碗水，后面送兵的人枪托就顶了过来。

出发时，给每个人发一个木碗，这是吃饭用的。在过丽水时，我想逃跑，就把木碗扔到江里，结果没逃成，吃饭时却没了碗，只好用手抓着吃。还好一起的壮丁里有篾匠，给我做了一个碗。

晚上，我们几十个壮丁就睡在牛栏的地上，连稻草都没有。走路时，没有雨具，下雨天，衣服都是靠身体烘干的。我从家里去时穿了两件衣服，结果被送兵的人拿了一件卖掉，钱就归他们了。

就这样，走了一个多月，我们出发时个个生龙活虎，到了江西，却只剩下半条命，还都得了皮肤病，跳蚤乱飞，一个个来不及抓，就用手像掸灰尘一样掸跳蚤。

到了上饶，在还没有遇到正式部队之前，送兵的人把盐卖掉了，因为这样做（让壮丁挑盐）是不允许的。

正规部队来接兵的人，看到我们穿得这么差，身体又不好，个个半死不活，就不肯收，说让师管区把人带回去。可是师管区送兵的人都躲了起来，原来，如果壮丁不够的话，师管区送兵的人也要被抓去凑数的。

正规部队来接兵的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，问我们的意见。我是愿意当兵的，在送兵来的途中，送兵的残忍我看得多了，为了防止有人逃跑，他们就把壮丁的双手双脚用绳绑住，将人像鸟一样凌空飞起，再用沾水的皮鞭抽打，直到那个人的舌头挂下来，活活被打死。一路上，我们几百人中就被打死饿死了好多人。

如果跟他们回去，我肯定要被折磨死，而且，到部队里据说生活还可以，饭吃得饱，长官心情好，还会发烟给我们抽。

接兵的人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，让我们把旧衣服用开水煮着消毒，在一个有温泉涌出来的大澡堂里洗澡后，换上新发的军服，两件棉衣和一条棉裤。棉裤不长，只盖住膝盖，我们就用绑带绑起来，可是光脚绑不牢，只好用旧衣服接起来，穿得很难看。

洗完澡，伙夫就给我们喝稀饭。我们说，部队里怎么还这么小气，连干饭都没有，以后哪有力气打仗？伙夫说，主要是怕我们一下子承受不住，干饭肯定有，最好先吃稀饭，然后吃干饭。

不过，我们实在饿怕了，等上了干饭就拼命吃。我吃得太饱了，动都不想动，更不用说蹲了。不过，我的精神一下子就好了。

休息两天后，我们走路到江西赣州，25军就驻在赣州。我分配在卫生队担架排。到了部队，我就得了一种怪病，白天脚肿得很粗，头正常；晚上头肿得很大，脚却变得很细。而且鼻子出血，我塞了棉花想止血，结果血就从嘴里流了出来。那一病就是两个月，几次都以为我死了，把我扔到停尸房里扔了好几次。还好卫生队队长给我打了三针，能否活命就看我的运气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醒了过来，才发现边上都是死人。

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是吃得太饱的缘故。由于吃撑了，我们一起来的人中就死了好多个，我能活回来真是命大。这时候，我才想到，为什么要让我们先吃稀饭，是伙夫出于好心。

在赣州一直打到日本人投降

我有两个老乡，他们很照顾我，可惜的是他们后来都没能活着回来。

在赣州，我们部队一直与日本鬼子打仗。我们在农村，常驻山上，日本鬼子在城里，只要他们从城里出来，我们就去偷袭，打游击。

第一次打仗，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军事训练，看到别人拉了一下枪栓，就瞄准鬼子射击了。我也依葫芦画瓢，拉了一下枪栓，再扣扳机，可是却没有子弹打出去。我看到别人枪里掉出来的是弹壳，可是我掉出来的却是整颗子弹。

我就自荐去打机枪。长官让我背机枪，那时候，机枪是要两个人一组配合的，一个装子弹，一个射击。我先是装子弹，后来，机枪手被打死，我就顶上去了。

刚开始，我也很害怕当机枪手，因为敌人总是会瞄准机枪手打。不过，到后来我就不怕了。当兵打仗11年，我用得最多的就是机枪，有捷克式、加拿大式的，最好的是日本的歪把子机枪，也是我用得最久的一种机枪。

第一次打仗的地名我记不得了，只记得是在两座山之间，那是一个交通要道，兵家必争之地。我们和日本人一直都在争抢这个交通要道的控制权。

我们只能在晚上打。那一仗，打了半个月左右，白天日本人占领，晚上又被我们占领，我们死了很多人。起初，伤兵包括阵亡的，我们都抬下来。后来，死得太多了，都埋不过来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，在一条小河旁，我打红了眼，扛着机枪站着疯狂扫射，连长连忙按着我，叫我趴在地上。没想到，立即有子弹打过来，打穿了连长的腹部。连长当场就牺牲了，我因为被连长挡了一下，只有腰部的衣服被打出一个洞，身体没有受伤。

到了1945年，我们和日本人打得更凶了，战斗中，大家都打得很勇敢，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，谁都无法退却。只是胜利来得比较突然。

8月15日，早上和日本人打了一仗，我们一连退了5公里才稳住阵脚，原地休息吃午饭，准备吃好后再去打日本人。结果命令下来，说吃饭后可以不用再参加战斗了，日本人投降了。

当天下午，我们部队就往杭州开拔，路上还看到和我们打了一年多的日本部队。当时，枪还没有收缴，他们也要到杭州去，不过他们在前面负责修路。我们经过时，他们要站立示意，有的士兵就上去打几巴掌，我没去打，我说我是不打落水狗的。

到杭州只停了一下，我们就到上海。在上海，我们全都换成了日本装备。

淮海战役中加入解放军，抗美援朝受伤后回到老家

我是淮海战役中加入人民解放军的。

在淮海战役时，我们参战的第一个晚上，整个连就打光了。当时，我想翻围墙逃，正好跳到子弹箱上，上面的钉子把我的脚背戳穿了。正当我用力拔钉子的时候，有机枪扫过来，听到有人喊：同志，不要跑了，躲到这里来。原来是解放军。后来，我就跟着他们去吃早饭，加入了解放军，还是当机枪手。部队是23军。

有一次，我们去打一个地方。路上，我的左手臂被子弹打穿，部队就让我下火线治疗。那一仗，整个连队都牺牲了。

还有一次，在攻占一个山头阵地时，国民党部队在里面安放了定时炸弹，炸死了许多战友，我的背部也受了伤。到现在，还会隐隐作痛。

1950年，我在部队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抗美援朝动员的时候，每个连队只有两三个人可以入选，要求是老兵，打过仗，是共产党员。我是写了血书后才被挑中。去的部队是26军。

不过，我们走的时候是叫志愿军，原来有关部队的徽章等全都收上去的。

出发时，部队为我们佩戴大红花，送到火车站。其实我们坐火车只坐了20公里路，就开始走路了。那年过年，我们是在东北过的。

在朝鲜战场上，条件非常艰苦。我们白天隐蔽在山沟沟里，到傍晚才能出来。敌人的飞机就像麻雀一样多，被发现了就很危险。我们到朝鲜时，早先进去的部队牺牲严重，我们进去后，很多人就被提拔起来当排长、连长。

在朝鲜战场上，我的双脚被冻残疾。那时候，从伙房到部队有20多公里路，部队在山尖上，要过一条河，还要翻山越岭，路上都是积雪，万一摔下去就爬不上来了，极为危险，一般人都吃不消。因此，送饭都由共产党员送。我一连送了两个月，双脚就被冻坏了。

1953年，和平谈判以后，我们从朝鲜回国。当时，我走路都是一瘸一瘸的，一只手也提不上来，也是被冻伤的。部队原来要安排我工作，可是我要求回老家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我也不想娶妻，只想让我弟弟养我到老就好了。回来的时候，我是坐独轮车回到家的，一边坐着我，一边是行李。

回到村里，我就一直当村支书，直到73岁才退下来。最早的时候，干祥区里只有两个半共产党员，一个是区长，另一个就是我，还有一个文书是预备党员，所以只能算半个。

后来，我娶妻生子，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

(时间：2018年1月31日 来源：金华新闻网)

项目介绍

口述名家

口述成果

志愿者